

醫院迷宮中的患者

醫院迷宮中的患者成為一張病歷
一個數字在白色床單上
行走時留下虛弱的影子
在冷漠的儀器間留下一道漂浮的嘆息

在所有真相中他們選擇了等待：
不被針頭所傷，而是被診斷迷惑
不打破沉默也不質疑醫囑
病房是一座透明的牢籠

掃描與藥物伴隨著病患的日常
檢查贈予他們陌生的結果
他們只有接受專家判斷的權利

醫院迷宮中的患者沒有計時也沒有方向
在治療中他們多次希望與失望
如同影像上的白點與陰影

白牆映照著困惑的思緒
像是曾在夢中到訪的地方
診療室發出各種語言與哀號
我們在這陌生又熟悉的命運中
如同一篇等待解讀的文章

接縫之歌

白色帷幕間迷失了痛苦
月光透過窗戶照在顫抖的手臂上
日子如同藥片般一顆接一顆排列。

薄霧化作迷幻的幻覺
定時巡房的護士從走廊盡頭離去
偶爾，一絲希望。高高的，高高的點滴架

或是病床上黑色的陰影
孤獨。有時清醒，連我的靈魂都浸透了消毒水
響起，迴盪著遠處的醫療器械聲
這是醫院
在這裡我默默痊癒

在這裡我痊癒而徒勞地疾病將我隱藏
我正在這些冰冷儀器間恢復力量
有時我的呻吟隨著那些沉重的推車
沿著走廊奔向無人能及的地方
我已看見自己被遺忘如同這些舊的病歷
當夜晚來臨時，病房走道更加憂傷

我的生命徒勞地饑餓著
尚未擁有的健康
痊癒是如此遙遠
我的無聊與緩慢的藥效對抗
但夜晚降臨並開始對我低語

以你的眼睛注視我
接縫處的疤痕，不可磨滅的
渴望，等著
骨細胞在肌膚下
想要用它們金屬絲般的層層組織唱出健康的名字

夜間病房

為了那麼多的疼痛我的身體染上了蒼白
我從一次跌倒走向一張病床如同迷失的靈魂
直到抵達這醫院的窗口
醫生：你聽見了一聲骨折的脆響

就在那裡，從黑暗中我被抬上冰冷的床
沒有自我也不知所向
我來到了這醫院的高塔
為了存活在你的手中
我從痛苦的海洋中升起來到你的診斷下

沒有人能說出我所承受的
明亮的是我所需的照顧，醫治
它如同一個根源
源於那掉落的磚瓦
我所失去的，健康

毫無疑問，星辰般閃爍的是我的傷痛
我的傷痛如同森林中的一口井
時間在那裡保存著漂泊的閃電
股骨的斷裂，蒼白的肌膚
我在放棄尊嚴的姿態中像整個世界
你粗糙的醫者之手鑽研我
從大地深處尋找痊癒的希望

我曾孤獨如同一條隧道
從我身旁逃離的是自由
夜晚闖入我的病房
帶著它強大的孤寂
為了在痛苦中存活
我鍛造了耐心如同武器
如同我弓上的箭
如同我彈弓中的石頭

但希望的時刻到來
我渴望著痊癒
骨骼的身體
X光片的影像
飢渴而堅定的意志
啊，那些白袍的雙眼！
啊，床單下的傷痕！
啊，我那緩慢而悲傷的呼吸聲！

病人的身體，我將留在你的關懷中
我的渴望，我無限的焦慮，我不確定的道路！
黑暗的走廊，永恆的等待之處
疲憊依舊存在，無盡的康復之路也是

祈禱

奪走我的藥物
如果你願意
奪走我的氧氣，但
不要奪走我的意志

不要奪走那廟宇，那根香
那突然在你絕望中迸發的祈禱，
那迅速湧現的檀木香

艱難是我的病痛
我帶著疲憊的眼睛歸來
有時，看見這不變的病體
走入廟宇時
探問現實的神性

我的脆弱，在最黑暗的時刻點燃香火
若你突然看見我的血染紅了時間
請祈禱，因為你的祈禱
讓我免於時刻的兇惡

在彰化的秋天，你的祈禱
超過它的風聲
在春天，病痛啊
我想要你的祈禱如同我期待的花朵
遠處馨香

祈禱吧
為了夜晚，為了白天
為了小島上蜿蜒的道路
祈禱吧為了這受傷的身體

愛你，但當我睜開眼睛又閉上
當我的腳步前行，當我的腳步歸來
一場夢中
但願我不再需要藥物
氧氣，光明，春天依在

但永遠不要拒絕改變的可能
因為我仍在堅持

香煙的卷鬚
攀上支撐廟宇屋頂的柱子
每一縷煙都載著願望升向未知的神明
如同那些白色包裹的石膏
針對你如同祭品般地展示
我們對康復的虔誠與對健康的渴望
在廟宇的燭光與醫院的日光燈下同樣閃爍